

歐洲和中亞地區

“市長真正想要的是把我們趕出城市，這樣他就不會再看到羅姆人了。那就是發生的事。”

杜西婭 (Ducia) 在 2012 年 8 月說，她此前在羅馬尼亞的皮亞特拉 - 尼亞姆茨市 (Piatra Neamț) 被驅逐出她的住房。

“你們的政治熱情團結了具有不同語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人。謝謝你們創造這個奇跡……”

2012 年 9 月，女權主義朋克樂隊“暴動小貓”成員娜傑日達·托洛孔尼科娃 (Nadezhda Tolokonnikova)，從獄中發出的一封信中寫道。

“軍人開始開槍，來嚇唬和脅迫我們……嬰兒在哭，我們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尤其是因為我們本身就是來自戰爭地區。”

敘利亞難民 F 在 2012 年 8 月說，他和其他來自敘利亞的人被關押在希臘的小島法爾馬科尼西島 (Farmakonisi) 上。

格魯吉亞的議會選舉，是前蘇聯地區用民主方式移交權力的一個罕見例子。在其他地區，專制政權繼續控制權力，歐洲聯盟贏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但不能在其所有成員國保障難民具有基本住所和安全，也不能保障其 600 萬羅姆人公民的平等權利。長期以來，歐洲人權法院是歐洲人權保護體系中的明珠，但由於各國拒絕執行其裁決，並試圖縮小其權限，其權威受到損害。

在前蘇聯各地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受到威脅。白俄羅斯 2011 年後進行的鎮壓仍在繼續；幾名良心犯在亞塞拜疆獲釋，但又有新的良心犯被拘留。俄羅斯新頒佈的一批壓制性法律，使國家更加能夠鎮壓批評性的抗議、示威以及個人和組織。在該區域各地，國家還用更為陰險的方式向批評人士施壓：匿名的暴力威脅，以及用吸毒、濫交或逃稅來進行抹黑。

土耳其作為一個區域大國，繼續增強其影響力，但在國內尊重人權方面沒有任何重要進展，數千人仍在不公審判中被定罪，隨後遭受監禁，對他們的審判侵犯了其言論自由權利。

12 月，歐洲人權法院在一項具有標誌意義的裁決中裁定，馬其頓當局對卡萊德·埃爾·馬斯里 (Khaled el-Masri) 失蹤和遭受酷刑的事件負責，馬斯里此前於 2003 年在斯科普里 (Skopje) 被中央情報局綁架。9 月，意大利最高上訴法院維持對 23 名前中情局官員的定罪裁決，他們被控於 2003 年在米蘭綁架和非常規引渡埃及恐怖分子嫌疑人烏薩馬·本·穆斯塔法·哈桑·納斯爾 (Osama Moustafa Hassan Nasr)。

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對於美國主導的非常規引渡計劃在歐洲犯下的罪行，仍難以追究責任，涉嫌參與的國家繼續阻撓調查，或否認他們參與侵害行為。

在前蘇聯地區，非常規引渡的做法繼續進行。俄羅斯和烏克蘭通過合作，來綁架和遣返那些面臨酷刑危險的受通緝者，這公然違反了歐洲人權法院禁止引渡他們的裁決。

幾個國家，特別是俄羅斯，通過拒絕執行歐洲人權法院的裁決來損害其權威。而提議中的《歐洲人權公約》修訂案，可能損害該法院的獨立性，並限制人們尋求使用該法院的機會。

在巴爾幹的一些地區，1990年代戰爭罪行的一些受害者獲得正義的可能性在減少。有關方面對這些案件的調查和起訴仍然緩慢，並因缺乏政治意願而受阻撓。在波黑和其他國家，強姦和其他性暴力戰爭罪行的受害者仍然無法得到司法救濟和社會支持。

歐洲國家試圖通過加強邊境控制，並與利比亞等北非國家簽訂合作協議，限制遷徙者和尋求庇護者湧入，但這些北非國家基本上未能尊重那些遣返到他們領土上的人的權利。在希臘，尋求庇護者在申請庇護方面面臨嚴重障礙，更有可能遭到不人道的拘留，或者仇外民團的暴力襲擊。

匈牙利允許身穿制服的極右翼團體遊行通過羅姆人居民區，這些人高呼種族主義辱罵口號，並向居民投擲石塊。在該區域各地，羅姆人繼續面臨騷擾和歧視。